

之弛。不弛於弛之日而有所由弛矣。自外戚擅權以來。天下爲其所專。百司庶務。不擇其當。而惟便已之視。不便已之人。搏而去之。不便已之法。革而變之。如之何。紀綱不弛也。唯字多知之。故舉管公授之相位。使與外戚相抗。而漸收其權。則外戚當時之大患也。管公當時之大賢也。舉當時之大賢。而除當時之大患。是當時之絕大急務也。而管公之見謫。清行寂無一語。史稱清行前是上革命議。又勸管公致仕。是豫知其有貶謫之事也。而不肯救之。徒勸其自退。而革命議又資諛人之口。乃不唯無救。而又害之。賢者固

如此乎。清行爲當時計者。何不移革命議。爲用賢之諫。移勸管公者。爲外戚自專之彈劾。正論謹議。凜然被朝野。則管公在位。外戚收權。而天下之紀綱舉矣。是爲管公計。卽爲天下計也。管公既去。外戚之黨盈天下。雖有五千言之封事。其誰聽而誰行之耶。據史而觀。則外戚又欲罪諸及管門者。清行諫而止之。諫而止之。誠是也。何諫其門人之寃。而不諫其師之寃也。唐有魏徵者。以諫名。而其意尤在薦賢。清行論事不媿於魏徵。而獨不知薦賢。此吾不能無惜於清行也。

藤原秀鄉

秀鄉何如人也。曰。其迹則誅叛賊而安國家也。謂忠可也。其心則依違觀望。見勢而變也。謂忠可乎。不忠其心。而忠其迹。猶且得忠臣之名于天下者。幸耳。何以知之。當將門之叛也。秀鄉不敢舉兵討之。造其營。通謁。將門喜迎之。髮不暇結。喋喋款語。畧無威儀。秀鄉出謂人曰。輕率如彼。不足成天事也。遂與平貞盛討之。討之者迹也。其造謁之心。則何如邪。說者曰。秀鄉之謁。非就而降之也。欲窺其隙而謀之也。余謂不然。秀鄉果欲謀之。何必造謁。願此時將門舉事之初。

將士未甚服。而秀鄉名已著。故其至也。將門喜之。喜其至。則必恐其不至矣。衆恐之之勢。討未甚服之敵。秀鄉何不移其造謁。而一見於旗鼓之際。吾將見將門之首不待貞盛而斬也。然則秀鄉之謁將門也。豈不曰。將門王族也。爲王可也。我藤原氏也。相王而爲關白。爲大臣可也。聞純友既以是與將門約。將門果足相耶。我以純友之相將門者相之。是其所以造謁也。謁而知其不足與有爲。故去而討之。若使將門結其髮。安其語。而畧脩威儀。則秀鄉必不若是而止也。然則秀鄉未謁之前。其心有叛賊。而無朝恩。苟有叛

賊而無朝恩。是亦將門耳。純友耳。秀鄉同其心於將門純友。而比其名於貞盛經基。故曰幸也。雖然。秀鄉之所以至此者。亦未嘗無由也。自藤原氏擅權以來。下情壅塞。武人將卒。蓄怨抱憤。環視干海內。若將門者。求一檢非違使而不得。卒至於叛。今秀鄉亦以傑出之材。沈滯州邑。安得無憤且怨乎。為之上者。曾不加恩。而欲其戴恩。其待之也。無異於將門純友。而欲其所報者。不與將門純友等。蓋亦難矣。將門之亂。藤原忠文受大將之命。不及事而歸。朝議不酬其勞。忠文憤之。至不食而死。噫。忠文幸不叛耳。使其叛。則亦

非一將門純友耶。朝廷待天下之士。以將門純友。而天下之士。幸不盡出于將門純友之為。故秀鄉之不忠其心。而忠其迹者。亦非特秀鄉之幸也。尤朝廷之幸也。

坂井虎山曰。將門舉事一段。文情妙絕。不得不圈。篠崎小竹曰。以心迹判其人。既為特識。得後段一轉。意味周匝。不漏點滴。信為傑作。

源義家

源義家過藤原賴通。語陸奧軍事。大江匡房隔座聞之。曰。惜未知兵略耳。從者告之。義家謂其或有之。遂

乾學兵書。吾嘗怪之。以為義家之用兵。得於天性。而成於百戰練磨之餘。當時將士無敢議者。而彼匡房者。何人哉。家世業文。未嘗一操兵。而僅抱一卷兵書。自以為知兵。是亦不過趙括之兵耳。而義家遽服其言。遂從而學之。何其義家之自輕也。曰。非自輕也。即自重也。昔者張良從異人受書。先儒論之曰。異人所教在意。不在書。今匡房之教義家。吾以為亦然也。義家身為將帥幾年。所向無敵。天下神明視之。其心因以為無復足畏者。方與賴通語之際。或有鋒銳太露。偃然自是之色。是匡房之所聞而惜之也。蓋自是者。

任意而行。不敢用人言。其終必至于一敗塗地而止。故匡房折之。將以成就之也。不然。以縉紳執芻未嘗一操兵之人。而折宿將名帥於一言之下。以未知兵。是從者之所以愠而告也。為臣者且愠。而義家夷然不敢愠。即待其出禮之。是其虛心聽人之速。不待如良之納履約往而後可教矣。蓋義家嘗自以為是矣。及聞此言也。陷然自歉之心忽生。自歉則臨事而懼。慮勝而進。必不以輕忽敗事。匡房所謂兵略。不在書。而在此也。及後三年之役。義家見營外鳥亂。曰。有伏。探之果然。因謂人曰。是兵書所謂飛鳥亂行有伏也。

條崎小竹曰
引此似與在
意不在書相
妨恐當改之

吾不學則殆矣。是亦義家審地勢不敢直進故能然已。不然悍然勇往不暇顧書中語而伏兵既環視而起矣。唯義家有學以知之。故此役三年而成功使其不學則將見其至於十數年而不已也。由是睹之義家威重天下善以功名終。由受匡房一言之教。故曰是義家之所自重也。雖然義家有希世之功而朝廷不酬其勞。至斥以私鬪。是在他人則不勝忿忿之心。而義家終始一節不肯少怨。然則匡房之所教豈獨兵略哉。

源義光

源義光殺義忠。何殺之。好名之心殺之也。義忠為義光之姪。有罪則責其罪而殺之。可也。何殺之於他人之手。隱微之間。蓋義家死而義光武名高天下。然恐義忠之勇武或奪之也。而欲殺之。無可殺故使人殺之。則義忠者以死成義光之名也。甚矣好名之害人也。人誰不好名。而名之於人。未為無益。欲有為者。必思揚名而果之。怯懦者亦思墜名而自勉。是宜若無害也。曰名有不求而得者。有求而得者。夫不求而得者。固有是實。而不欲有是名。人見其實而名之曰某勇也。某武也。而聞者榮之。亦非榮是名也。榮是實之

著于外也。是名也。有益而無害。若求而得者。不然。無是實于已。而欲是名。見稱于人。欲之不得。必忌人有是名。甚至於殘害之。殺戮殄滅之而止。若此。而名之害著矣。義光誠有勇武絕世之實。則其名亦必從之。而彼義忠者。特以子姪視之可也。子姪之不加於父叔。固也。所憂於義光者。勇武之實。或未至耳。乃不此之憂。而憂子姪之有名。至以敵國外患視之。惑矣。然吾觀義光之平生。不若此之忍也。初義家征賊于與不克。義光聞之。秦請往援。不允。遂辭官而往。則兄弟之難。不忍置之不援故也。今義忠亦兄弟之子耳。兄

弟則辭官而往援。兄弟之子則無罪而殺之。非其厚於兄弟。而薄於兄弟之子也。其初也。骨肉之情專。而好名之心。無以間之。是義光之真也。後好名之心勝。而骨肉之情失。則其私也。非真也。方其真也。但知有兄。而不知有身。然其思兄之誠。赴義之勇。天下稱之。是得名于不求也。至其私則。但得殺姪之汗名耳。豈復有勇武之名。然則義光者。謂不好名可。謂不好武名而好汗名亦可。

坂井虎山曰。義光愛義家。而惡義綱。皆其兄也。故余曾詠一絕曰。連枝何得異枯榮。恠援長兄畔。次

言身表其言者一
十七
兄空為佗人傳秘曲。不和室內填篋聲。此篇所謂厚兄弟者。吾不信矣。

藤原通憲

藤原通憲初欲薙髮。自嘆薄命。既為後白河所用。一時朝廷大權。皆歸其手。則其命未薄也。然余謂。使通憲不用而終。則天下必深惜而痛恨之耳。及其用。始致平治之亂。身死名辱。則知其命非薄於不用。而薄於用也。曰。平治之亂。藤原信賴致之。源義朝致之。安見通憲致之耶。曰。即通憲之所以致也。通憲抑信賴而不與。近衛大將之任。尚可也。蓋無賴小人。固不可

以朝廷官爵安與之。而彼欲叛。亦微義朝則曷克濟焉。故其踈義朝而使其怨望。則吾以為平治之亂之所生也。夫天下之權歸武人久矣。先是屢令諸道禁兵士屬源平。則朝廷固知源平之可患也。然天下有事。則不能不借源平之力。是以源平常擅將帥之權。而兵士愈成役屬之勢。方此時。徒禁之而不可止。吾恨通憲之不以虎狼視之也。虎狼相鬪。獵者縱其力爭而不問。及其俱傷。輒制之一舉手力耳。倘其初扶虎而逼狼。狼必怒而向我。於是獵者先斃於狼。而虎乘其後併食之。清盛與義朝等耳。而通憲於清盛則

結姻於義朝則不聽。於清盛則授重賞而不惜。於義朝則請一昇殿而拒之。宜其為義朝所斃。而使清盛乘其後也。豈以義朝之不孝不可任耶。義朝不可任。清盛之不忠獨可任乎。通憲能察于此。而豫為之計。并存而並立之。彼將淬厲自奮。爭結朝廷。以謀自存。而朝廷控制其間。可以藉其力。而無驕傲反亂之患。今通憲唯知無父之義朝不可任。而不知無君之清盛亦不可任。援此而擠彼。至於招怨生亂。轉養大患。則義朝之助信賴而叛者。固通憲致之也。而清盛之得勢他日而侮慢朝廷者。亦通憲致之也。通憲以經

濟之才自任。而不能為之計。則其遁世而安於薄命可也。即用而致天下之大亂。乃知其所嘆之命未薄。而其所以為薄者。反在於大用之日。

坂井虎山曰。朝廷唯制御失道。故權歸武門。乃欲使通憲以虎狼視源平。以為制御之術。豈是通論哉。

平清盛

兵。殺人之器也。殺人而至於殺無辜之人。故曰兵有罪。而不知其加於當殺者。未始無功也。平清盛幽天子。黜公卿。侮蔑朝廷大典。而不顧。後世稱無道者。以

清盛爲首。是兵之有罪。而昭然無惑者也。而其加於當殺之功。固有之矣。曰清盛之功。在保元耶。將平治耶。曰皆非也。保元之役。微義朝則清盛必敗。而平治之亂。亦以信賴怯。故僅得勝。不然將避義朝之不暇。而何功之圖。且也。保元之初。清盛殺叔父。激義朝。故義朝不勝憤。而平治之變起矣。然則清盛無功于保元。而有罪于平治也。縱有功于保元。而平治之後。擅公卿之位。蔑天子之尊。其罪不足以掩功。故余以爲保元平治之事。皆功不在清盛。而清盛之燒南都興福東大二寺。斬僧徒。是清盛之功也。兵之加于當殺

者也。自王政之衰。緇髡狂橫。南都北叡。其尤也。當此時。雖有勇武之人。皆惑於狂誕之說。靡然屈手折膝。而莫之敵。彼見其如此。益以自恣。甚至使天子有不如意之歎。則是僧徒者。盡國害世之姦民。而南都北叡者。百世不拔之巢窟也。今清盛斷然滅之。斬二百餘人。燒一百餘人。亦足以落狂髡數百年張大之膽矣。推其心。則非悟浮屠之誕也。非除天下之害也。特怒其助賴政。而其爲心也私。論其事。則不淪于流俗迷溺之見。而洩天子之蓄憤。掃姦賊之巢窟。其爲功也大。噫。南都一燒于清盛。而北叡再燒於織田信長。

自此已來。雖有餘姦殘賊。而聲勢威力不足復動天下。昔者秦政築長城而塗人膏血。豐臣秀吉征韓而民苦於瘡夷。其心雖出於好。大窮遠之私。而其奮威于遠。後世因免外侮。為功皆鉅。觀秀吉秦政之功。而清盛之功亦見矣。

坂井虎山曰。得秦政豐吉一段。從前議論。始有歸宿。

源賴政

中古以來。天下之兵。概歸源平二氏。號稱武人者。非源氏即平氏。至保元平治之際。源氏有為義父子。平

氏有清盛。各相抗而不屈。至於治承之亂。宗盛亡。賴朝霸。而天下兵權始歸于源氏矣。吾嘗怪源賴政。依違中立于其間。不肯屬為義父子。亦不肯屬清盛。初與清盛義朝。拒上皇而走為義。及義朝叛。則誅義朝。而助清盛。既與宗盛有隙。興兵討之。不成而死。是其初付同宗之戚骨肉之親。于漠不相識。而終又不能甘為人役。激絲髮之忿。猝然興無謀之師。一敗即亡。何進退之無據也。吾熟料當日事情。而知其不然也。賴政與為義同其氏。而異其出。為義出於賴信。而賴政出于賴光。賴信之後。賴義義家。世襲為將。威名遍